

听那凝固的情

《文汇报·笔会》副刊作品精粹

《笔会编辑部》 编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听那凝固的情味

——文汇报“笔会”副刊作品精粹

笔会编辑部 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那凝固的情味/笔会编辑部编. -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97.2
ISBN 7-80091-588-3

I. 听… II. 笔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788 号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邮政编码:100050
电话:63017788-225

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375 字数 371 千字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8000 册
ISBN 7-80091-588-3/I·115

定价:19.80 元

中国报业著名副刊作品选粹

编 委 会

丁法章 马 莉 左多夫 许国良

严建平 陈志红 肖关鸿 胡 骁

曹淳亮 萧夏林 梁刚建 韩小蕙

鲍晓娜 (按姓氏笔画力序)

副刊与文学

肖关鸿

报纸副刊的产生是从文艺介入报纸开始的。报纸需要文学丰富版面，文学需要报纸扩大影响，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
始作俑者是上海的《申报》。文学副刊的黄金时期是三十年代。副刊是文艺最重要的阵地，对于文艺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大都是在报纸副刊中发表的。

全国解放后，报纸副刊的作用逐渐减弱，文学杂志取而代之。其中原因很多，诸如报纸副刊篇幅有限时，他对于报纸副刊的认识恐怕是个主要原因。

到所谓文化大革命，既然大革文化的命，大多数报纸索性取消了文学副刊，如果还有副刊，则没有了文学。可能这样极端的做法反倒使我们有了清醒的认识。

文革结束后，“笔会”发表小说《伤痕》，一时领天下之先，随后引出一场《伤痕文学》。这是报纸副刊重振雄风的一个信号。

这之后十几年是报纸副刊大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

期。虽然它对文学的影响不象三十年代那样独领风骚，但与其他媒体相比，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文学创作，尤其在报告文学如散文随笔创作的繁荣上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。

进入九十年代，情况有些变化。文学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副刊也相应寂寞多了。商品大潮的侵蚀更是对副刊的检验。一个文学副刊要坚守自己的阵地，保持自己的品格已不是件易事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才真正明白，要编一份象样的副刊，做一个称职的副刊编辑还不是一件易事了。

“笔会”走过半个世纪，这在报纸副刊中是屈指可数的。“笔会”在五十年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。这个传统是几代编辑、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。这个个性就是“笔会”存在的价值。

选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“笔会”在九十年代，主要是1995年发表的作品，所编六辑是大致的归类，粗疏之处还盼大家指点。

目 录

副刊与文学/肖关鸿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· 迟到的理解 ·

迟到的理解/朱学勤	3
直到生命的最后/李 昭	9
与夏公聊天/李子云	16
张伯驹先生/蔚 明	21
转蓬的一生/丁 聪	29
我的情感独白/潘 虹	38

· 海的颜色 ·

海的颜色/王 蒙	49
夜间来客/楼适夷	51
杂览漫记/施蛰存	53
诗的风/汪静之	56
一件往事/于光远	58
清代总督与民国军阀/唐振常	61
蒙古“寻根”/舒 湮	66
东坡赤壁/叶浅予	68
蒲团礼赞/张中行	71

乱离最苦是朱颜/舒 芜	75
文采风流/周汝昌	78
音乐与我/华君武	82
丝绸路上失去的王国/郁 风	84
屐痕何处不牵情/王辛笛	86
忙中不及作草/汪曾祺	90
伟大幽灵之屋/郁 风	94
心 曲/梅 朵	97
深深的遗憾/吴祖强	100
铜锣与舞台/邹荻帆	105
书墨缘/唐达成	108
随笔四篇/宗 璞	112
山村月夜/秦兆阳	115

——往事散记

“送你一座昆仑山/叶文玲	119
在墓前/叶 楠	122
苦吟入禅/肖文苑	124
海派画/叶 冈	126
寂寞的傻瓜/丹 晨	128
爱是圆的/陈祖芬	132
调色板/吴冠中	134
抽象发言/沙叶新	136
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/余秋雨	139
羡慕家有悍妻/蒋子龙	142
马勒救了我/陈 钢	144

大河家/张承志	148
可怕的偏见/戴厚英	151
我，一株小草/梁谷音	154
乌兰牧骑队员/温小钰	157

——《塞北·人群·日子》系列散文

五十自戒/刘心武	160
有个美丽的地方/梁 衡	164
山间小路/龙应台	168
臆想的世界/赵长天	171
最近的话题/周介人	173
尚门轶话/徐城北	176
听那凝固的情味/伍立杨	179
汉石精神/及巨涛	181
拒绝成熟/薛 涌	183
探访萧红/陈 村	186
怎一个“谢字”能了/张抗抗	188
诗人与盲美/吴 正	191

· 小花寻梦 ·

重返哥廷根/季美林	197
希腊游历漫记/罗念生	203
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大战中的足迹/萧 乾	207
巴黎遐想/王朝闻	216
海德堡读书记/吴小如	220
我眼里的日本/谢 晋	222

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/冯骥才	227
“威尔逊中心”的遐想/资中筠	230
德国人的忏悔/赵鑫珊	234
——德国采访记	
致贾平凹/三 毛	243
小花梦寻/陈 冲	246
钢琴和我/孔祥东	250
随风归去来/张辛欣	252

·那片绿绿的爬山虎·

关于刘半农刘天华/冰 心	257
怀曹聚仁/夏 衍	258
新年悬旧照外两篇)/孙 犁	262
忆胡刚复先生/谈家桢	266
记绍虞先生/王元化	270

——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

真诚的朋友/冯亦代	274
绒线背心的联想/赵清阁	277

——陆小曼九十冥诞纪念

怀鸿室琐忆/廖静文	281
一生肝胆人间照/梅 志	285

——从聂绀弩的一首佚诗想起

赵丹父女跟我们家的缘分/新风霞	289
悼北汜/魏荒弩	293
我的艺术梦/凌子风	297

悼念先行者/陈伯吹	305
追忆翻译家汝龙/吴奔星	308
诗魂君里/黄宗江	316
我与陈梦家/王世襄	322
熊佛西与徐志摩/姜德明	325
历史上他们该有一席之地/左 泥	328
大波身后事/林文询	331
命运给了我机会/汪浙成	335
——怀念温小钰	
他想画的还很多/萧 宜	338
——悼俞云阶先生	
戏，曾是她的生命/舒 乙	340
——叶子印象	
父亲的文稿/曹 雷	344
那片绿绿的爬山虎/肖复兴	346
——怀念叶圣陶先生	
哭三毛/贾平凹	351
永远的浪漫/陈思和	354
——怀念吴朗西先生	
再念至诚/林斤澜	357
对于书，我实在有点疲倦了/龚明德	363
——追忆唐弢先生	
“用脚思想”的商禽/应 红	365
——一个台湾诗人的故事	
张爱玲的晚年生活/季 季	372

· 我的乐园 ·

不放弃这武器/何其芳	381
我的读书生活/叶君健	382
一个人的真实历史画像/贾植芳	386
两本“红楼”小书/邓云乡	388
今天说雪莱/卞之琳	391
孤桐、乔木与幽兰/徐 迟	394
千秋知己图/钱仲联	399
为十里洋场绣像/柯 灵	401
《红楼梦》：一次历史的轮回/端木蕻良	406
我的乐园/罗 洛	410
咏红绝句系吟涛/周汶昌	414
我读《长恨歌》/金性尧	417
一种验证幸福的需要/柳鸣九	419
——读索尔达蒂的《弗洛里昂咖啡馆的椅子》	
佛经，圣经，古兰经/林楚平	423
鲁迅的书账/何满子	427
描画出一个活的世界/叶秀山	429
——《葛鸿桢书画集》观后	
庄子现代版/贺星寒	432
“遵命文学”新探/周尊攘	436
我和但丁《神曲》插图集/啸 声	440
平淡的境界/周国平	444
女人的“禁忌”/蔡 翔	447

《金人铭》与《反金人铭》/骆玉明	450
求知的诱惑/许纪霖	452

· 来自佛罗伦萨的报告 ·

从“浅入深出”到“怪入怪出”/严 秀	459
也谈李自成的结局/牧 惠	462
心中有“少数”/邵燕祥	465
——夜读抄	
孟母原来学不得/吴 昊	467
来自佛罗伦萨的报告/司徒伟智	469
不妨由他改去/安立志	471
好古/沈子乔	473
关羽的本领及其他/张振球	475

迟到的理解

迟到的理解

朱学勤

沉魄浮魂不可招，遗篇一读想风标。
不妨举世嫌迂阔，赖有斯人慰寂寥。

——元遗山

顾准遗篇——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，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，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。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，得到理解太晚，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。为此，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、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一书编者——陈敏之先生。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，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，以回应知识界、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。

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。抗战前后，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，因为领导意见相左，即遭批判。1949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，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。终因刚直不阿，言行殊异，连遭厄运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，再也没有抬起头来。

第一次冤案发生在1952年。当时，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。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，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。顾准则认为，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，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，通过“查帐征税”的办法，完

成税收任务。1952年2月28日,《解放日报》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“错误”——目无组织,自以为是,违反党的政策,与党对抗。之后,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,调离上海。

第二次冤案发生在1957年。当时,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,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。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,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,触犯时忌。顾准人未返京,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。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:“现在,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。”顾准抵京,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,新帐、老帐一起算,反复批斗。

第三次冤案发生在1965年。顾准有一外甥,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,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“马列主义研究会”。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,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,引起康生注意。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,顺藤摸瓜,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、张闻天编织在一起,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。经过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,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,然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。在全国范围内,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,实属罕见。

60年代的政治气候下,顾准上述遭遇,势必祸及妻子儿女。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,与之疏远,乃致断绝关系,亦可理解。1966年,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,搬离家庭。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,久唤门不开,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。不久,顾准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、父女关系的声明。从此,顾准蛰居中科院一斗室,以冷馒头度日,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。

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,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10年研究计划。但是,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。1962、1963年苦熬心力,译述两大本著作,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,借以改善家庭经济。1969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,他还是买了一只表,准备送给长女;同是在这一时期,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,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。离家分居时,他什么也没带出,后